



我是怀着无比仰慕的心情来赴“小峨眉”之约的。

传说峨眉天下秀，山在四川相距万里之遥，只能憧憬，而被苏东坡先生亲昵地唤作“小峨眉”的诸城障日山却只有举步之遥，错过岂不可惜？登临之前不免有些错愕，当年名不见经传的障日山，为何偏偏被先生如此钟爱呢？“小峨眉”，不像是唤一座山的名字，分明是在唤一位故人，呼唤中透着亲切，也透着无比亲昵。

这次登障日山比较早，晨雾还未完全散去，障日山的轮廓如泼墨晕染，青灰色的岩壁被朝露浸得发亮。山脊线起伏如蛰伏的龙脊，山顶巨石在云雾笼罩中若隐若现如金蟾望月。偶有野雀从石缝中惊起，翅尖掠过岩上斑驳的苔痕。障日山占地广而多丘，主峰461.5米，峰险、石奇、洞幽、雾幻，如同一个神情敦厚胸襟博大的温厚长者，看起来没有泰山居高临下的倨傲，也无需像华山那样让人心惊胆战地仰视。从村头一眼就能望到著名的“东坡泉”。东坡泉是一口井，俯身望下去，像一只古老而深邃的眼睛，映着空中飘动的白云，眼瞳的深处好像有波流云涌的变幻。这泉古时称龙井，相传曾有金龙在此现身喷云吐雾。乡亲们精心修整，并壁石砌，井沿略隆起，井上有轱辘和木桶，泉上有亭，亭边一块巨石斜卧，

“峨眉”有约

◎杨爽

上刻朱红篆刻“东坡泉”，与不远处的“小峨眉”石刻遥相呼应。我放下背包，摇动辘轳，轻轻松松打上一桶泉水。掬一捧尝了尝，清冽甘甜。千年不改其清，千年不改其质，千年不改其脉。熙宁七年至九年，苏轼任密州知州期间，不仅率亲百姓“荷锄布野，掘地焚蝗”，更在此地改造古井，以解百姓饮水之困。相传他常以此泉烹茶待客，与民同饮。十年后苏轼重访密州，元老携幼相迎，稚子牵衣问归期，这口经他亲手疏浚的泉眼，受密州水土的数年滋养愈加清冽。在密州这块土地上，南有弯泉祈甘霖，北有龙井润苍生，苏轼以“二年饮泉水，鱼鸟亦相亲”的赤子情怀，将异乡作故乡，视百姓为至亲。这眼清泉至今流淌着“民胞物与”的为政之道，恰如东坡先生当年在此掬水而饮时，将满腔赤诚化入密州的每寸土地。

从东坡泉沿山路继续前行，至“小峨眉”石刻时，晨雾已散尽，一束天光斜劈云层投射下来，那朱红的“小峨眉”三字蓦地鲜活起来，恍惚间竟似先生挥毫泼墨的衣袂拂过山崖。

从石门向上山路开始崎岖陡峭。有依据山势铺设的台阶一直在脚下延伸，台阶凹凸不平，布满苔藓，光滑圆润失去棱角，足见岁月之悠久。路旁的草从里地伸出朱红的棒槌在微风中招摇，一片香糯的穗

状花序上浮动着一层紫色的光。借助这些台阶，障日山山路变得不难以行走。据说这些台阶是由当年的道士僧人信徒们人工铺凿的。很难想象，当年这蜿蜒如烟的障日山径，石阶上覆着厚厚的檀灰与碎金纸，远远闻名而来的香客摩肩接踵。

当年的宗教盛况在白云寺遗址处还能略见端倪。当我气喘吁吁心跳如鼓，全力攀上一段木栈道后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在半山腰竟有一处平坦的开阔地，一片断壁残垣卧在草丛树丛间，周边用带子拦着，这就是白云寺了。细看遗址内当年布局还清晰可辨，整体呈中轴对称分布，古井钟楼大殿等主要遗迹保存完整。白云寺始建于唐代，初为佛教寺院，后经金明清历代改建与增建，直到1958年才废弃停用。

我们一路走来，一路被远处的峭崖和沿路的奇石吸引。偶然一抬头，我们已不知不觉中立于“金蟾探海”之侧了。在视频和图片上我曾无数次与它相遇，但如此近距离靠近它还是不禁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赞叹。这是三只自然形成的大金蟾，以浑然天成的姿态，相依相偎，如同亲密的一家，昂首朝向东南大海的方向，好像在眺望自己的家乡。亿万年的风霜雨雪也没能消蚀尽它们的渴望，相反被时空雕刻成永恒的执念。

我立于主峰蟾巔之上，南望密州故城炊烟袅袅，西眺峨眉方向云海苍茫。我想东坡先生每每思念家乡之时，是否也如这几尊金蟾，于此向家乡做深情瞭望，如此才触动心怀留下了这首让密州人感动了千年的思乡诗：“长安自不返，蜀客苦思归。莫教名障日，唤作小峨眉。”他执拗地将这座异乡之山冠以故土之名，难道仅仅是为了表达乡愁？当年他初至密州，正值密州大旱和蝗灾，他便在这贫瘠之地写下“诗酒趁年华”的洒脱，吟出“千骑卷平冈”的豪迈。忽然懂得先生将异乡作故乡的深意——治国平天下的抱负，原可安放在任何一片需要赤子之心的土地上。他给这座山命名时的温柔，不仅是游子对故土的致意，更是将万里河山纳入胸襟的气度。那些在密州大地上疏浚的泉眼，筑起的苏堤，教化的百姓，采摘的杞菊，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“乡愁”？当“民为邦本”的信念扎根，四海之内皆是精神的原乡。

下山的路上，泉水依然在石缝间叮咚作响。我学着古人掬水而饮，清冽中竟尝出些许岷江的甘甜。千年光阴流转，障日山始终以低眉垂首的姿态守护着某个永恒的瞬间——那个巴蜀才俊初遇齐鲁山川时，将家国天下与草木苍生，一同揉进月光酿成的乡愁。

【中吕·山坡羊】

潍坊浮烟山怀古

◎徐泮珍

轻岚抚视，竹笈成卷，绵长古韵今犹见。麓台前，草庐边，牧猪研墨陶篱苑，映雪囊萤从未倦。昔，书一笈；今，书万卷。

乙巳岁杪随笔

◎齐文国

斗转星移元旦还，寒冬漫步意悠然。梨花杏蕊醉春日，茉莉芙蓉点夏天。山舞银蛇辞旧岁，原驰白马跨新年。骚人坐赏羲和快，琢句裁诗叠彩笺。

腊、抒怀

◎谭丽华

腊八节来欢意融，天涯游子返家匆。银装素裹竹翠翠，玉树琼枝梅欲红。霏霏开颜旧梦梦，官灯照眼映苍穹。围炉煮粥桑麻话，四世同堂笑语中。

冬游浞河

◎王树平

时逢数九冷风临，雪舞隆冬瑞叶纷。两岸琼芳呈妙景，一条银带印乾坤。廊中仍有游人聚，松下犹闻墨客吟。道是苍生难弄彩，东君悟到便成春。

雪花飞·踏雪寻梅

◎袁卫霞

携友寒溪缓步，探芳瘦径闲趣。新蕊轻沾碎玉，春近东隅。孤艳凌霜冷，冰魂冰雪妹。狂醉簪花竟返，霁月当庐。

心有一座

冰城堡

◎闫桂红

冬天是个寂寥的季节，万物萧索，令人心沉。忽一日，老家庙子北李红叶谷的冰瀑视频出现在短视频里。那晶莹剔透的冰瀑，那冰雪相映的素白，纯净得令人窒息。红叶谷，褪去了秋日里勾魂的红装，转而，素面朝天，洁净喜人。

踏着熟悉的进山路，行不多远，冷不丁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那是一座小小的、冰做的城堡。

今日天公作美，湛蓝色的天空，丝丝缕缕的云絮，这座冰城堡，置身幽谷之中，瞬间便被施了魔法，晶莹剔透，如梦如幻，透过两个门洞一样的冰过道，散发出一股神秘的魅惑力，招引着我不由自主地前往。

看，别一样的城堡墙壁：如利剑出鞘，如祥云朵朵，如珠帘串串，如明珠颗颗，如顽童戏耍，如水袖甩海，如银龙出海，如玉树琼花，如玉晶王国，总之是说不完道不尽的洁净清澈。

水是流动的冰，冰是凝固的水。如果说女人真是水做的骨，那这冰算不算不老女神纯洁的心灵？如果说红叶是新娘的嫁衣，我断定，这冰雪的洁白一定就是西式的礼服婚纱。

山坡背阴处，积雪未融，由此造就了“冰雪奇缘”。是冰等待着雪？还是雪终于归属了冰？假若风雪是情愫漫天的痴情诗，那冰算不算回应它善意的善果？雪因冰义无反顾，冰为雪坚贞不屈。此一段情缘，不因时间的短暂而减哀，只为美丽的遇见而庆幸！它们是真的被赋予了生命力的！

时红日正缓缓抚上你的额头，红装素裹，光芒四射，幽幽的你，沉稳，坦荡。何如这清澈透明的冰雪？于严寒时不为折腰，于暖日时悄然无声离去，无悔，无怨，无憾。于是惹得我沉吟：难道你的出现，只是为了把寒冬与暖春默默牵连吗？

回首阑珊处，又遇一冰被雕刻般的影像，若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老先生，又像知足常乐笑口常开的长寿老人；那些尖锐如利器的冰凌，宛如兵家的制胜法宝，锐气逼人；再看紧紧相拥的冰团时，竟已是胜利者疯狂庆贺的场景：繁荣盛世，歌舞升平。想大声喊，又怕惊扰了此时的静谧，想重新回归年少，做那个冬日里一路打着溜滑上学放学的女孩儿……

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自有一座城堡，晶莹剔透，纤尘不染。

守望乡愁

冬至夜

◎唐含玉

冬至夜，是一年中 longest 的夜。老人们常说，有福气的人，能睡最长最美的安稳觉。在这黑暗最长的夜里，听风在树叶间呼呼作响，摇摆着翻滚而过。

这天中午，两家人临时起意，约着去吃火锅。一个多小时的热热闹闹，羊肉片的肥嫩，汤底的滚烫，一股脑儿地填进了五脏六腑，连每个毛孔里，都灌满了热乎乎的水汽。

冬至素来有吃饺子的习俗，勤快的妹妹早早张罗起来。于是整个下午，我都在努力消化胃里的食物。当那一盘盘香香的饺子塞进嘴里，我只觉得胃里胀得厉害。我素有旧疾，每到秋冬，只要吃饱了就腹胀如鼓。

小时候，母亲为我这个毛病想尽了办法，最奏效也最合我心意的，莫过于吃萝卜。潍河滩上长出的萝卜甘甜清脆，干燥的冬天吃了消食止咳，也是孩子们最好的美味。那时候没有冰箱，萝卜都藏在地窖里，藏萝卜也很讲究门道。藏浅了，没等隆冬到，就被寒气冻坏了。搬到暖烘烘的屋里化冻，就成了糠糟糟的模样，难吃得狠；藏深了，想吃的时候，又得费老大的劲儿去挖。

冬天的夜晚漫长难挨，母亲和姐姐们凑在油灯下，一针一线地缝补着衣衫，父亲喝过一点小酒后，津津有味地给我们讲他年轻时的故事。屋外的风呼呼地刮着，妹妹不时咳嗽上几声，我则捂着胀鼓鼓的肚子，躺在炕上，盼着消食。

父亲放下酒杯，扬声问：“谁跟我去地窖挖萝卜？这东西好，消食还镇咳。”大姐推二姐，二姐推三姐，三姐索性低下头，只顾着手里的毛线活儿，装作没听见。母亲见状，默默地下了炕，穿好鞋，找出手电筒；父亲扛起铁锹，两人一前一后，走进了零下十几度的寒夜里。

不多时，萝卜就被拎回了家。母亲掀开灶膛里还留着余火的大锅，就着温热的水把萝卜洗干净，接下来就该切萝卜了。可冬至的饺子，向来是肉馅的，这日子跟过年似的，连那把菜刀，都被荤油喂得润润的，懒洋洋地躺在灶台上，这是个不该它生锈的日子。父亲接过萝卜，大手一挥，“咔嚓”几声，就在炕沿上把萝卜切成了不规则的小块。

霎时间，满屋子都响起清脆的清脆声响。那“咔嚓咔嚓”的动静，伴着窗外的风声，伴着家人的笑语，像是冬日里的一堂必修课，被我们温习了一遍又一遍。

我絮絮叨叨地说着这些旧事，窗外的寒风依旧呼啸，老公不知何时冒风出去，买回了两个“心里美”萝卜。我细细地切了，装进白瓷盘子里，萝卜红白相间的样子煞是好看。可拿起一块放进嘴里，却怎么也品不出当年的滋味。原来，萝卜最地道的甜，是长在老家的泥土里的，是藏在冬夜的灯火里的，是浸在一家人的烟火气里的。

夜，依旧很黑很冷。依着烫人的暖气片静坐，很多平时淹没在记忆深处的念头便纷至沓来。我开始拼命想家，想小时候贫穷而快乐的笑声。

就在这时，老家的大哥发来消息：“家乡下雪了，风也大了，大家都想你了。”穿行于寒冷的街上，包裹在长款羽绒服里，身体依然冰冷僵直，然而这样一句想念的话，却让我心头热热的。“邯郸驿里逢冬至，抱膝灯前影伴身。想得家中夜深坐，还应说与远行人。”想起白居易的《邯郸冬至夜思家》，说的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吧？



光影潍坊

摄影：刘永久
拍摄地点：潍坊市植物园

朝花夕拾

心中的白鹭

◎楚德治

隆冬时节的汶河湿地，清寂中透着澄澈。薄冰沿着岸边生长，将水流裁出柔软的曲线。一群白鹭立在浅水处，像安静的雕像，在等候着迟迟未到的春风。

岳父的窗外，便是隔河相望的汶河湿地公园。夏日里推窗见绿，颇有几分“小园台榭远池波，鱼戏动新荷”的闲适。在世时，他时常选择一处水边坐下，执杯浅啜，静静对着他的“老友”——那栖息于此的白鹭。

这群翅膀沾着远方风尘的客人，在这片环境宜居的湿地安家了。自此，岳父每天便多了一桩心事——清晨，提着从早市买回的米虾，到水边去招待这些优雅的客人。

岳父向来喜欢动物。他说，狗忠诚，猫机灵，鸟雀有灵性。他常常一边投喂白鹭，一边静静地看着它们：看白鹭晨起时如何梳理羽毛，黄昏时如何结伴归巢。夕阳把白鹭的影子拉得老长，它们时而展翅轻盈起舞，时而静立，如水墨画中的留白。

白鹭如仙鹤般静立着，细长的脖颈高傲地昂起，宛若警觉的守卫，直到他的身影出现，才发出清脆悦耳的“嘎嘎”声，似故人重逢的呼唤。岳父笑着说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

“嘿，看那只，就像个调皮的鬼。”岳父一边撒着米虾，一边乐得合不拢嘴。女儿朵朵小手抓起一把米虾，学着外公的样子撒向水面，眼睛弯成了月牙。

岳父敬业担当，一如当兵时的模样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全市筹建自来水工程，他是负责人，几乎把家安在了工地上。至今还有人记得他俯在沟渠边检查螺丝松紧的模样。有人笑他太执拗，他却坚定地

说：“水是老百姓的命根子，哪能容得半分差池？”近半个世纪过去，他参与建设的供水系统早已成为这座城市的血脉。

岁月犹如卖花的姑娘，总是惹人回望。记得我买第一套房子的那年腊月，为还房贷，日子捉襟见肘。年近花甲的岳父二话没说，蹬上粗布鞋就坐进了我的副驾驶，陪我一趟又一趟地穿梭在冬日的街头巷尾。“一个人，过了七十才算老。”他说，“人生在世不会总是一帆风顺。”隆冬的饭馆里，白茫茫的热气瞬间模糊了老花镜片。他摘下擦了擦，顺手将自己碗里唯一的那颗卤蛋，轻轻夹到了我的碗中：“多吃点，下午还得扛。这个天，跑车不容易。”

我低下头，大口吃着面，滚烫的拌面和着一股酸涩直往喉咙里咽。

随着时光的推移，一条无形的纽带在岳父与白鹭之间系牢。它们常于窗外徘徊，有时兴之所至，便悠然踱入院中。长腿轻提轻落，步态从容，像位沉思的绅士在徐徐丈量自己的领地。每见此景，岳父心中便泛起温柔的喜悦。“来的都是客。”他一边笑着说，一边将米虾尽数取出。时间久了，人们都称他“白鹭老人”。

有一天，岳父去得迟了。那白鹭竟飞到窗台前，用宽大的翅膀一下又一下扑扇着玻璃。后来，只要他没按时去河边，白鹭总会不知从何处飞来，对着窗台振翅盘旋。岳父这才明白——它知他，等他，最终来催他。这份水边的相逢，已成彼此间不言而喻的赴约。

岳父向来热情，注重礼节。那年他生日，我买了瓶五粮液，他一滴不舍不得喝，直等到宴席上客人落座后，才郑重捧出，

脸上带着难掩的喜悦：“这是女婿用工资给我买的，大家都尝尝——这酒，不辣。”

晚年，他一直遭受着腰疾折磨。住院动手的前一夜，我们有过一次长谈。“人这一生，总该做点啥，吃饱了鸡鸭鱼肉之后，要问问自己为什么活着：在任何时候，都不要为了去迎合他人，为了灵活处世而放弃做人的原则。”他一遍遍不停地叮嘱着自己的儿女们，“朵朵爸是个好人，你们要好好对他。”

后来，当我站在那汶河湿地边看白鹭时，忽然懂得了他话中的深意：活着，不仅是经历，更是见证与守护——见证时代的变迁，守护内心的准则，像白鹭守护它的湿地，像他守护他的家人与肩上的责任。

“稚童幼犬两相欢，不信人间有别离。”我们总以为父母是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直到岳父因心脏病突然离去，如白鹭悄然飞远。

我曾试图寻找他的些许过错，好让沉甸甸的思念，能有个稍稍松懈的借口，然而一切终是徒劳。清晨，白鹭从他窗前掠过，雪白的翅膀划过天空，舒展着，那么从容，不由地让人想起他的桩桩好。在他孤寂的老房子里，无边的静默里，悲欣交集，一次次漫上心头。

“爸爸，你看，白鹭！”朵朵指着水边，眼睛发亮。我时常带着朵朵去汶河湿地走一走，看一看。看白鹭在水边凝立，在晴空里翱翔，听“嘎嘎”的叫声。那片湿地，水波依旧粼粼，白鹭的身影依旧优雅。只是再也见不到那位提着米虾，笑容可掬的“白鹭老人”立在岸边带着笑意地点：“瞧，那白鹭，多像个调皮的鬼。”